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四

明 胡應麟 撰

莊嶽委談上

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水之後黒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西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主癘及五殘右山

海經所述西王母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之余別辨於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廼王母之使非真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謅者經云三危之山青鳥居焉廣圓百里青鳥主為王母取食又云拒巫之山一曰軀其南有三青鳥為王母取食又言三足烏主王母給使蓋豹尾虎齒自為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為王母使者集仙既以王母為女仙而不得於豹尾虎

卤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夢中說夢也
集仙傳言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而酉陽雜爼以王母
姓楊名回字婉姈夫王母西華之氣所化而侯楊皆
後世姓氏本無足辯聊識此當一噱云
觀音大士絶不聞有婦人稱近王長公取楞嚴普門三
章合刻為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要為不
學者言耳初不足辯也余母宋宜人素善病中歲虔
精奉大士每困廹輒夢大士化身輒愈又余邑龔氏

婦病不知人數日亦夢大士救之而愈此皆余所目擊其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欲因長公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散見者及六朝以還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為一編蓋余母志云今大士像作善財其旁亦無謂華嚴載善財歷參諸善知識俱非觀音變相雖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

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廌董逌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葢因大士有化身之説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譌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為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

楊用修詞品記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宏慈無

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姿都没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清泠露濕金襴壞茜裙不把珠瓔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許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

像或已譌為婦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元僧謭陋無識遂以為妙莊王女可一笑也

今觀世音像率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男子相者俗遂真以觀世音為婦人不知夢生於心兆徵於目心目注瞻皆非男相則恍惚示現自當女身余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使當時崇事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詎容無一示現

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因類識數條以祛世俗之惑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為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又宋張興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乃却自械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妻遂馳出又王球在獄至

心念觀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又苻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敵單馬逃竄敵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興寧中沙門法義得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刳出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衆

患豁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乎又東魏孫敬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折為三此類甚衆竟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可推矣馮夷之為河伯其説遠矣好奇之士譸張眩惑紀載實繁即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為水神也乃余獨於竹書紀年而得其説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

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鬬矣胡用之為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覿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為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夭為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夭亦造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魚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為說以

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段氏所引河伯姓名頗衆并識於後以廣異聞

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又金匱言名馮循一作修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按首所引山海經河圖蓋緯書也

今世繪八仙爲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八

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要之起自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為正陽洞賓為純陽何仙姑為純陽弟子寅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覩前代書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奕棋等圖淺誕不根者甚衆獨無聞此可知也考其出處亦各有所本張果在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鍾離權呂嵒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絶呂有一律見唐諸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

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姪孫昌黎實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秦嶺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說以為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餘姓氏間有相同然不可深考總之不足深辯近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呂二韓等八人信知

起自元世人也

元詞有曹國舅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曹姓外戚無得仙者據俗傳為宋人檢宋史惟曹佾為后弟見重於時年七十卒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蓋即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考諸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元人何據大都委巷之談耳

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詭異然不曰仙仙鑑何以引之韓湘說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詳下條

按通志有八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積撰則此目唐時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則唐時或他有其人如所謂五真之屬且太平廣記收神仙類事迹殆盡而鍾呂顯著若斯絶不見采并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人所謂八仙傳者决非鍾呂之儔明矣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遍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譌撰託名

唐人耳且吕一律見於鼓吹鍾二絶見於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吕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峩冠紺衣或蚪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為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字畫飄然有凌

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錄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亹亹可讀終自論其書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觀此則鍾離之像虯髯蓬鬢雙髻跣足者與今所傳正同蓋宋時羽士假託鍾離權以誑王定國輩其詩實唐鍾離權所作而假託者不詳其世以為即漢鍾離眛故自稱生於漢後世因以漢鍾離目之蓋其來非一日矣定國為其所欺可耳而蔡元長輩於

唐詩亦漫不考何耶宋人淳化帖博古圖二書每供識者談噱然宣和書畫譜誤處亦不在二書下楊用修嘗敘宣和譜而論鍾離乃以杜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之句世人遂贋作此名大可笑也

仙傳拾遺云吏部侍郎韓愈甥忘其名姓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杳絶音信元和中忽還長安吏部與語甚奇之問其伎能云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遂於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

春必作含稜碧色又四面合有一朶五色者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是甥迎馬首扶鐙接轡意甚懇懃至翌日雪霽抵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吏部為五十六字詩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與詩訖揮淚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

開數朶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卓見先知何以至斯據此傳則開頃刻花者又韓之甥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淮族子之說當得其實記者或因此詩而訛為韓湘又或因江淮而訛為外甥耳文公貶潮州歷歲始歸何得次歲仍覲長安壯丹故雜俎之說近之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

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
澗各三尺銀色莫不傾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
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
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
譚黄巢事甚悉因曰黄大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
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
信然乎右見劉貢父詩話據呂純陽語則何仙姑當
為唐末人據此説則當是宋初人也安道以强記絶

一代其博識僅見此然舊唐書巢兄弟八人揆為巢弟則巢非最小明矣道人固不足憑安道亦未為得貢父該洽冠宋又從筆之甚矣綜核之難言也

夢蕉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為邑民何泰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絶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研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遥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黄鶴聽鸞簫據此則何又當為唐人然他無可據恐好事

者爲之齊東埜語亦載何及謝仙事當在慶曆間豈何顯於宋世自稱唐人耶

世所盛傳張仙像張弓挾彈若貴遊公子以爲即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氅衣紗帽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梓潼出處謂文昌尚近之祈嗣絶無干也偶閱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昶挾彈圖初花蘂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蘂跪答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

張仙也余按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類近實葢以張弓為張仙挾彈為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謬相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

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蘂夫人所供其童子為元喆武士為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為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譌而為梓潼又再譌而為太宗皆可笑也孟昶嘗刻石經於蜀又有與花蘂納凉詞世但知李重光昶文雅殊不減也唐末名畫皆

入蜀故應屢見於圖

世又謂張星之神為張仙按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又曰姓張名表則天與日與星皆張姓宜海内張姓獨多也聞者莫不絕倒竈神亦姓張名單字子郭見雜俎梓潼神姓張名亞子見太平廣記

俗傳灌口二郎漢唐前殊不經見偶閲朱氏語類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為王

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麽真君遂改封為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是一時用兵託為此說今逐年人户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矣

見語類首鬼神類梓潼神事見太平廣記蓋唐以前有之今二祠香火遍海内不止蜀中矣

世所祀天地水三官祠宇幾遍海内然其顯迹前代傳記殊未聞考通志惟三元醮儀一卷而不題撰者疑當起於宋世然宣和畫譜大歷中名畫周晦有三官像圖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皆有之五代左禮朱繇曹仲元遂不可勝數推原實始漢末唐宋而盛至於今極矣張道陵教法凡祈禱服罪之人以三符授之一着山上一地下一水中詳載漢書

今之戲具與古同而盛行於世者圍碁象戲握槊而已

彈碁摴蒱打馬打𢐀采選葉子等俱不傳今圍碁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按程氏演繁露云今碁方十九道合枰為碁子三百六十一宋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碁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則漢碁製可知唐柳子厚記石碁局自然成紋十有八道可奕然唐詩詠碁有十九條平路之句則唐

製固應十九道其十八道道者或碁局稍異間爲之耳又胡宿詩又有三百枯碁之句則自引用漢人語不足據也

今弈多以三六二四等起手然前此或不盡爾集異記王積薪避亂夜投一茅屋有姑婦暗中以口弈始云以東五南九置子次東五南十二至三十六而止其說雖極詭誕然可以知唐世起手不盡類今也今鄧艾開西蜀圖弈家不復傳而通志有王積薪金谷園

九局圖又鳳池一卷尚載諸譜中

神仙雖長生天地迥絶凡民至於伎倆藝能未必盡超人世余歴考傳記所載神仙家詩文及書畫要自有一種超然方外意然擬之當行作者終自不同止如奕棋自王質爛柯之後罕用弱又撰王積薪事以實之世遂以仙家奕棊人世無敵然傳記所載亦不盡然因憶唐人紀聞一事云段韶幼慕清虛年十六辭父入名山遇一叟引之至一處有諸先生坐大磐石

上對碁碁爲侍者覩先生碁皆不工因教其形勢諸
先生曰汝亦曉碁可坐因與叟對弈亦不敵於是有
老先生開户出召碁對之其碁少劣於碁因笑謂曰
欲習何藝乎碁言願受周易老先生召孟叟授之後
碁布卦言事若神據此則仙家之碁反受教於人世
正與王積薪事相反二書皆唐人撰總之俱不足信
然仙家者流蕩意平心遊於大化不以淺機小數疲
神則此說或反近之閑余言者當失笑云老先生者云即晉郗

鑒也

又廣記載唐待詔滑能棊品最高偶遇一人求與奕遂為敵手其人埀别謂滑曰吾天人帝命取公棊耳滑爭卒然則天人之奕固亦不加國手矣并識博笑

今戲具圍棊最古當是周時遺製或以為戰國者徒據奕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稍為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楊用修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鵬等譜往往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

見御覽者絕不與今同而唐以後殊無可考惟元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實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為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云後家人

覺其顏色慘悴因發掘東壁乃古冢有象戲局車馬具馬按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考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路正與今同獨車直進不迴則類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按司馬溫公七國碁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實無也續考通志周武象經止一卷王褒何安各有注則云二十卷者又丹鉛錄之誤也象戲亦有十九路者宋晁無咎廣象棋圖局十九路子九十八今溫公七國譜傳晁譜鮮知因錄其序云象

戲戲兵也黄帝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為兒時無他美見設局布棋為此戲者縱横出竒愕然莫測以為小道可喜也稍長覩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説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横路十一棊三十二為兩軍耳意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横路十九棊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

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無窮飽食終日得五說而為之則涿鹿之縱横猶目前矣右序載馬端臨文獻通考譜錄琴棋類據晁則宋時象棋縱横皆十一路而今縱十路横九路與宋時頗不合又宋人事物紀原亦載岑順事以為與今正同則唐宋固無異而國朝或未盡同也

今之雙陸即古握槊也事始以為陳思王製而無明證

晉世稍稍有為此者六朝唐宋相沿洪遵譜尚行世其製正與今同而唐製不可考惟宣室志一事足徵洪氏譜雙不載因戲錄之雖其說詭誕不必論也東都陶化里空宅張秀才者居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劃有聲逡巡

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絶矣言竟僧道皆黙然而息秀才乃知必妖也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長行子三十骰子一雙按此製正與今同但今雙陸始列必八行而唐六行稍異然洪譜有三梁雙陸每半三梁正得六梁唐製或同此也或謂六行者以六梁言恐未然凡握槊

終乃六梁無先列六梁者國朝某侯家多姬妾嘗賓客對局命姬妾三十衣緋綠代長行蓋真有之

今投子六面二十一點正與唐同或笑投子既方安得無六面者是不知外國投子有四面而無么六者見洪氏譜又有二面者古五木皆投子類也但今投子么四皆緋宣室志張某所見物二十一眼中止四眼閃爍如火則第四為緋耳么不爾也

又今投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而唐人

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并四枚嵌一面則唐骰子將近方寸矣

投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握槊先後以其數皆限於六耳或謂列言投瓊孔稱博奕當起此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隱士井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六面者投當如上字從瓊者以玉從骰者以骨皆后之變也

五木之戲盛行六朝㓜甞讀劉毅等傳邈不知為何物甞閲他書稍稍得其要領後讀程泰之演繁露証據精詳可謂毫髪無憾矣其文多不載獨謂骰子即五木而六面者起於唐時恐未然蓋握槊晉世已行五木非握槊所用故當起於六代也

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黒黄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天后甞夢雙陸不勝狄梁公言宫中無子是也後人

新意長行出馬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彊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産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芃首出如彈棊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為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

出馬按右李肇所言則唐之長行正與今雙陸合而李以為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而洪氏譜雙合而為一尚似未安總之三者亦小在同異之間非必相懸絕也至史補所言博徒囊家乞頭通宵破産等俗絕與今類蓋古昔共然矣廼唐人長行之戲至盛於圍碁則理之不可喻者彈碁第聞漢晉閒據此知唐人亦能之柳子厚彈碁說今載圍碁譜中非也

卮言謂前導為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

間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伍伯南北史多載尚未明審唐書蘇世長為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立召問之答曰某非能知未來但某在冥中亦為伍伯能以杖之多寡驗人吉凶耳蓋冥中考掠生人杖至十數已上者其人多死或預言之人遂謂之判冥而實非也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

義按世長唐名臣而此事絶可供笑因志之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岩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皁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褠即今

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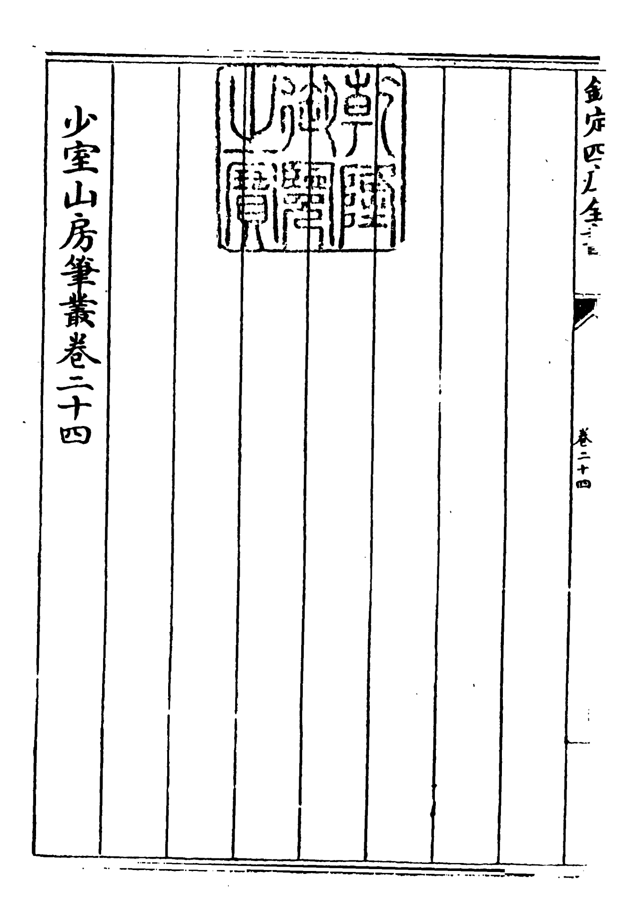
續考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右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為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又禰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皁隷亦有所本皁人葢古司牧者隷則與隷本不並言考張湛列子注

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

今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按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為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獲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時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娘子已見六朝祖珽傳又唐初有娘子軍

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考未得其說古人風俗

流傳如墮馬愁眉等史傳尚未絶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咏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又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纖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為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鬟花黃略不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此雖閨閣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尚俟詳考定之郎瑛謂纏足起李後主宮人窅娘見類稿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魏繩曾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五

莊嶽委談下

明　胡應麟　撰

世所盛行宋元調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湎聲色所為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近至望江南諸闋唐宋元人

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碩藻
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並興逮少陵
氏作出經入史刻絶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屹然
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
間草堂將踵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
蓋六朝五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為唐襲其
流而下則詞盛而為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
藝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黄秦諸君子弗能弗為三嘆

而致惜也宋諸君自秦外不稱當行然扶衰反正之責在焉而亦屬意斯道故他無識也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末極相類陳隋二主固魯衛之政迺南唐孟蜀二後主於詞曲皆致工蜀則韋莊在彔前唐則馮韓諸人唱酬煜世竝宋元濫觴也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為實然余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為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

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絶類温方城輩葢晩唐人詞嫁名太白若懐素草書李赤姑熟耳原二詞嫁名太白有故草堂詞宋末人編青蓮詩亦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偽題太白以冠斯編也楊用修詞品又有清平樂詞二闋尤淺俚俱贋作也

唐妓女歌曲酒樓恍惚與今俗類薛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間用之考其故實極可笑

適五十始作詩藉令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
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又令適學詩後則是時龍標
業爲閭丘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二也樂天鄭臚墓志
第言昌齡之渙更唱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
渙詩三也舉此一端即他悉誣妄可見往嘗讀薛記
鬱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逗漏爲千載詞
場雪宽不覺浮三大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

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鬟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按大中即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具隻眼也即草堂稱太白詞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為傳奇宋為戲諢元為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鉶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誕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葢晚唐文類爾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為戲劇張本因展轉為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

則固以為文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襍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為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

得其槩漫識於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傅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傅粉墨椎髻胡舞誦俳優小説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糚束因可槩見而後世所為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糚束不可深考樂府雜錄開元中黄幡綽張野狐善弄叅軍叅軍即後世副淨也見輟耕錄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

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即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襍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觀安節樂府襍錄稱假婦人則知唐時無旦名也

古教坊有襍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襍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

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葢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旣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衆樂亡暇雜陳此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考耳

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

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壻牛也相國之絶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也緜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蓋丑即副淨外即副末也

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為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外即副末丑即副淨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

即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羣烏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襍劇不同也元襍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為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荆堅堅孔千金顧山山天然秀珠簾秀李嬌兒類又妓李嬌兒為溫柔旦張奔兒為風流旦蓋勝國襍劇裝旦多婦人為之也元花旦必與今淨丑迥別故妓人多為之末泥孤裝未知類今何色當續考之

宋世雜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淨裝旦即與今淨旦同蓋雜戲即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美叅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揺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循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槃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揺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為中郎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揺和來踏揺娘苦和來

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摇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鬬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按此二事絶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錄又有踏揺娘等不可深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雜劇粧服節套大畧可見宋之雜劇葢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隷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贍縟遂為

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為院本今教坊尚遺習僅足一笑云梨園字面見樂府雜録

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為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為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雜劇中末即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離魂漢卿竇娥皆以末為生此外又有中末蓋即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即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為

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
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
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即引戲之稱俟考
世謂秀才為措大元人以秀才為細酸倩女離魂首摺
末扮細酸為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尚
有此稱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為緋緣社唱賺為遏
雲社耍詞為同文社清樂為清音社小說為雄辯社

影戲為繪革社撮弄為雲機社吟叫為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别之撮弄葢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勝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辯論甚核獨蔡為牛壻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鄧

敞初亡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為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為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翫好幞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為

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巳也請見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令頋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昏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敞後官至秘書職位恍惚類邕

余甞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紲一也生止一女復沒虜庭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凶渠千年後横

遭風流案誣蟣日為里婦唾譏三也聞者輒大噱不能已或謂中郎流離逃竄愁苦一生設有此誣致足樂耳

藝苑巵言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

誣蟣賢者耶按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叢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郛所載未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為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董氏傳奇稱崔氏孀婦寓僧寺河中兵亂杜確弭之張生紅娘等於鶯傳悉合獨鄭恒不可曉葢崔後與張絶再醮無所謂中表爭姻之說迺微之自寓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一日偶閱唐雜說柳条軍傳柳

春日遊曲江邂逅崔氏女因成焉崔母王姓舅為執金吾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遣青衣輕紅往薦福寺僧院達意於生生喜即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為子盜之答之數十既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按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笑乃有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恒之爭則斷因此事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此類甚多

鄭德輝雜劇尚傳神俊不若王高古彿如董也

董解元見輟耕錄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遠決不能與馬鄭輩相及而涵虛子記元詞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即金人以其比調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迥不侔矣

王實甫關漢卿大槩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

時人陶氏輟耕錄云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諕殺尋芳蜜蠭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搧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譏謔加之關極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唁詢其由衆對此玉筯也關曰是嗓耳何玉筯為衆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

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耳凡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嗓也觀此關之為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達與關善得非即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推惜無他據今王實甫西廂記為傳奇冠北人以竝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竇娥冤諸雜劇聲調絶與鄭恒問答語類鄆亭夢後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

及王然元世習尚頗殊所推關下即鄭何元朗亟稱第一令倩女離魂四搯大槩與關出入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

元曲傳於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間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沈深逸宕而字字本色真妙絶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肉太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為各極其工然勝

國詩文絶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烜赫史書至樂府絶出古今如王關諸子無論生平履歷即字里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著也涵虚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貫雲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辰一籌信天授有定也滕玉霄元好問薩天錫趙子昂馮海粟盧疎齋姚牧菴輩工詩文旁及詞耳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

升沒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為文士而高為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元文人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宋葢勝國才士涉學者

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

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户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尚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盧駱豔歌温韋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此金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人口膾炙是其驗也或謂戲曲無可廢理夫唐宋優伶所習今絶不省何狀元北戲自西廂外亦殊少傳者矣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矱無古無

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

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廼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

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𠀌院本特盛南戲遂絶右見

葉氏草木子葉元末人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

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為

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

而云南戲遂絶當是時琵琶尚未行世耶王魁事當

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為宋人勦入之云

琵琶記崑山有良壁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按後漢書黨錮傳黄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壻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孟黄姓非王允也今本多

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末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騙馬今俗說但以騙為竊盜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葢用其意今錄於後云甞見藥肆鬻脚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為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為之

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堦騙言蜀馬既已短小而又臨堦為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為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騙以上俱繁露說據此則騙本非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蹁牆摟雀故以騙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程所引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棨本事詩又東京夢華錄載百戲中有騙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間騙字音義如此今率

以為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今琵琶戲中有用此字者俗流妄增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話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亡以葬乃自賣為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

道逢一婦人曰願為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疋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迺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葢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

文撰為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賛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按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竝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

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
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
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
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
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
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按今
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録而司馬
氏通鑑據吳書修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

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益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憒憒司馬據之尤為疎也

赤壁破曹玄德功最大考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劉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劉并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

三萬助劉劉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
功可見今卒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别詳之
楊用修云世傳馮商還妾余觀氏族言行録馮京之父
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
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
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
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録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世傳
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為商又

不名商也右見談苑醍醐余考宋史京傳不載父名亦無還妾事惟稱京常過外凡見其侍妾詢知同年某人女亟請嫁之益因此附會也楊本氏族錄謂為正史亦非

用修又云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饐爪亭亦緣此附會也陳晦伯駁云邵氏聞見錄載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温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

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麟考宋史吕實起寒素土室饐瓜當有之惟楊所引頗關涉而史不載恐未確也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銀龜騎白馬傅粉美人大旗下以為即吕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説吕貌非姬妾也陶穀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滎

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葢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絶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覩百藥倮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秘纂遂嫁此事

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辯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本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益以汾陽多妓樂詭為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令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唐人詩可証也

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尚傳第不知即陶所記本否世俗以為陳姓且演為戲文極可

笑然亦不甚虛也三藏即唐僧玄奘余辯見前續考獨異志云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徳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鏁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

又元人散套亦有西域取經等事葢附會起於勝國不始於今而三藏之名則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東坡艾子小説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可見葢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譌為玄奘耳艾子疑非東坡然其目已見通考要亦出宋人聖教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奘號也

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極於剪燈秉燭然西廂琵琶雖詞場最下伎倆在厥體中要為絶到若今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驟讀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噱更考其人實皆國朝名士手筆新話則瞿廣文宗吉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瞿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卑弱亡論而才情縹緲工語絶多詞尤婉縟今詩詞附見新話者迺無復字句

可觀李詩律殊精詣宣成間亶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篇氣骨錚錚儕流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絶不足言昔唐人嘗以南柯得名黄粱檀譽二書律之慚沮甚矣嶺南詩人孫蕡有朝雲集句亦此類

新餘二話本皆幻設然亦有一二實者秋香亭記乃宗吉自寓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至正妓人行則昌祺目擊事以擬樂天商婦者也緣他多虛妄并二事實歷廢之李名德顯著坐是不得入賢祠效二書而益下

者有秉燭清談等言之則點牙頰而撰人周禮嘗著綱目發明楊用修喜道之

始余讀李方伯近體而善之以全時曾子啓不能過既復閱瞿詩詞每疑新餘話非二君筆及讀孤樹裒談得李不入鄉賢事又西湖志餘云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采秋香亭記乃其自寓桂孟平有題新話歌始知信二君作益一時游戲筆端

不復經意耳田叔禾所摘瞿語西湖詞及妓鞋等曲皆多工語又和楊廉夫脊韈黛色云恨從張敞毫端起春向梁鴻案上生殊不減勝國也

乜脩類藁云剪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則瞿宗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奩集鄙褻者非廉夫乃韓致光詩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刋誤惜至今未有知者按瞿是編與所著詩話語絶類特加以俳諧又詩詞不工為生平蛇足耳楊廉夫以文

名元末今其遺集皆崛强怪奇筆端寧當有此都緣此老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郎曲儒不辨詩文面目無怪其然第或致悞後世若龍城録至今以為柳也（香奩是和魯公嫁名韓渥楊自有續奩等作遠出其后郎説尤誤）

江湖紀聞載一士人狎倡供狀四六札通篇用故事成語頗極餖飣之工惜不知其名姓并事之始末大槩是南渡時人耳惟荆叙布裙自説鄭玉之非倡女屢求其出處俱疑似間偶閲説郛録撫青褋說一事乃知

邢氏女先與單氏子議婚後邢父母遭亂皆遇害遂失身樂籍為楊玉而單氏子以蔭為其州司户因閒狎之詢其所生父母知為幼所議妻遂告其父母娶之葢誤邢字為鄭耳布裙短衾即邢女告單子之言詳陶氏所錄中

唐人初登第絶句云楚潤相看别有情注但以楚潤為妓之尤者而不詳所出按孫棨北里志楚兒者素為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盗官郭鍜以挑鄭光業為

郭兒筆數十因貽鄭詩云蛾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可笑也潤娘字子美本名小潤王團兒女少時聲譽籍籍崔垂休尹之題記於潤髀上為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絶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十四金陵腿上逞歐書俱可資笑云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葢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世率以其

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紬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某亦效之為三國志絕淺陋可嗤也

楊用修詞品云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　想蘆葉灘頭蓼

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葢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按此即水滸詞楊謂甕天或有別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憒憒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即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噦不足觀信其

伎倆易盡第述情叙事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搢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第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咏嘆之工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為俗人說不得不爾余

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為
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
處一槩删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証
此書將永廢余因嘆是編初出之日不知當更何如
也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苑洛以關漢卿
配司馬子長皆大是詞場猛譚因論水滸得二事絶
可作對嘉隆間一鉅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

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近一名士聽人說水滸作歌謂奄有丘明太史之長二語本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信宇宙間未嘗無對也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稿記豒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

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槩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郎謂此書及三國竝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菴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五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六

明　胡應麟　撰

玉壺遐覽一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刼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

之開刧度人然開刧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僊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預也所説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存不滅天地將壞則蘊而莫傳刧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刧也

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元始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刼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㫖葢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授洞玄籙次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

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幷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蕝

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灾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乙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能登刀入火及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黄帝帝嚳夏禹之儔竝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

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筭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帝以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數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

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馬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為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有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曰此書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當出汝宜修之佐國扶命以化衆生最後太上復降賜以新科符籙

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竝有道士等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

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論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寳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静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歴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右隋志叙道家源委廢興

備悉因節録之所叙止於隋世其後復熾於唐之開元

宋之宣和至金大定而全真教出又一變矣

馬端臨經籍考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

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

教又一說也黄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

淨無為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

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

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

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

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黄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葢黄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惟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

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甞有異乎葢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右馬端臨論道家本支得失最為精當其唐以後術業之變足補隋志所未備因并録之南宋而後更釆集諸說并詳著其人於左方

青巖叢録云今煉養服食其術具在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

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皁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

按叢錄以全真之教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葢南北二宗之分實自宋南渡後而皆始於呂巖巖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巖授劉海蟾操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𦐄玄泰泰授

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楠楠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耜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巖傳王重陽哲哲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真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真之名始自王重陽今猶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述多傳於世近亦寥寥當國初顯迹有鐵冠周顛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

王司寇跋王重陽碑云重陽名哲初業儒不成去業武

不就偶以遇異人得度遂為全真教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其徒丘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麤獨可以破服金石事鉛汞之誤人與符籙之怪誕而其徒不盡爾也重陽所為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葢亦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重陽得無師智似六祖其懸記似誌公顯迹又似萬回異哉按長公說則北宗不重服食葢專主煉養而南宗則兼主二家者也

符籙之說自寇謙之陶弘景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為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世襲封爵云道陵世次詳見仙鑑中不備錄錄其入本朝者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為玄教宗繼張魯三國時據漢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復還龍虎山升壇授籙傳及

五季代稱先生若貞靜虛白葆真虛靜之屬而玄教日崇至宋有正應先生守真觀妙等歷宋而元賜以沖和真人之號傳至正常為四十二代即國初天師也六覲京師世領教事高皇帝以至尊者天天豈有師遂易號稱大真人秩正二品後又賜以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英宗易以金印孝廟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葢釋門所未有也

隆慶間坐論罷封今復舊高皇帝之易天師號為真人可謂一洗萬古陋習矣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别出馬唐開元中列其書為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鈌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依

照舊目刋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為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為雲笈七籤百二十卷宋鄧自和撰大藏書目大洞真部八十一帙靈寶洞

玄部九十帙太上洞神部三十帙太真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五十二帙右宋世道藏卷數帙數載文獻通考中與今藏卷帙微異因并錄之

馬端臨曰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為者也然曰寂滅

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葢瞿曇設教最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

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説於是就佛經脚跟竊其緒餘作諸經懴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葢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説愈精微道襲佛之麤淺沿而下之其説愈麤淺矣右説見文獻通考評二家互相依襲得失之致允矣因錄之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各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獘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故竝錄

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且亦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閒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雖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

為其所誤者鮮矣則為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為世戒云右宋晁公武之論載馬端臨經籍考仙釋類末蓋後世神仙之説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六